

茱迪·皮考特 Jodi Picoult◎著
蘇瑩文◎譯

當愛遠行

Mercy

週二的早晨，瑪姬親吻了我，道再會。整個過程不到五分鐘，我的時間就此凝結在早上七點三十八分……

Mercy

當愛遠行

Jodi Picoult • 著
蘇瑩文 • 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

Voice 21

當愛遠行

Mercy

作者◆茱迪·皮考特 (Jodi Picoult)

譯者◆蘇瑩文

發行人◆王學哲

總編輯◆方鵬程

主編◆李俊男

責任編輯◆許景理

美術設計◆吳郁婷

校對◆賴秉薇

出版發行：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02)2371-3712

讀者服務專線：0800056196

郵撥：0000165-1

網路書店：www.cptw.com.tw

E-mail：ecptw@cptw.com.tw

網址：www.cptw.com.tw

MERCY by Jodi Picoult

Copyright © 1996 by Jodi Picoult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P. Putnam's Son,

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 (USA) Inc.

arrange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

初版一刷：2010 年 6 月

定價：新台幣 340 元



ISBN 978-957-05-2490-1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當愛遠行 / 茱迪·皮考特 (Jodi Picoult)

著；蘇瑩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臺灣商務, 2010. 06

面；公分. -- (Voice；21)

譯自：Mercy

ISBN 978-957-05-2490-1 (平裝)

874.57

99007352

我要再一次感激 Ina Gravitz 和 Dr. James Umlas，同時還要感謝 Fran Kaszuba、Christopher Gentile、Aaron Belz、Laura Gross、Laura Yorke、Jane Picoult、Jon Picoult，以及麻薩諸塞州史特林警察局長 Paul Constantino。我要向法律顧問 Greene Goldman 致敬，即使我在深夜求助，也總是能得到她的協助，此外，她還慷慨地未收鐘點費。我要特別感謝我的丈夫 Tim van Leer，他不但在我家乾爽的后院草坪上教會我飛蠅釣魚法，還讓我享有充裕的寫作時間。

獻給我摯愛的祖父母豪爾及貝絲·佛連德。

倆老對我意義非凡，無以盡書。

愛的力量無非是寬恕？

換言之

藉這股力量

力挽狂瀾

時猶未晚。

若非如此，它還有什麼良善？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日光蘭，那常綠的花朵》

楔子

她將代表兩人共同生活的物品收入紙箱之後，屋子裡就只剩下女人居住的痕跡。她雙手叉腰站定，漠然地審視屋內，家裡面沒有波士頓塞爾蒂克籃球隊杯墊、釣竿、蘇格蘭酒館拿來的飛鏢靶、工具箱，也沒有雪履。箱底的絲質花領帶彷彿互相纏繞的蛇。少了那些東西，一走進屋裡立刻就可以看見明亮的鏤空窗簾、插滿盛開番紅花的花瓶，以及織錦繡的枕頭。這裡看來的確比較像馬莎·史都華居家雜誌的場景，而不像個真正的家，但是，一切本當如此。

她收拾繪有他們名字的對杯，上個結婚紀念日購買的攝影機，來自親戚的結婚賀禮——一幅刺繡作品。她還費盡氣力拆開黃銅床架、把零件拖到客廳，臥室裡只剩下默不作聲的厚重床墊。

她感謝上帝，也為這個季節少見的暖和天氣預先感謝土撥鼠¹。天寒地凍的一月天，氣溫至少要達到十度才會有人走出家門，只要越多人走出家門，就會有越多人前來拍賣會場。她把箱子拖到外面，然後箱底朝上，將裡面的東西擺在上頭。她在前院的兩棵榆樹中間拉起繩子，整齊掛上他的衣服，連備用制服和禮服也掛了上去。她清出臥室抽屜裡的所有東西，放在小一點的紙箱裡，十雙襪子售價五十分，厚恤衫兩件賣一塊。她把床墊豎起來放在折疊椅的後面，遮蔽自己的視線。

好奇的鄰居已經聚向前院草坪，她回到屋裡，迅速做了最後一番檢查。她稍早已經取下他原來

¹ 譯註：美加地區民間傳統，二月二日為土撥鼠節，土撥鼠在這天出洞若看到自己的影子，表示冬天還會延續六週，反之，就是春天即將來臨的徵兆。

掛在牆上的用品，他的古董高背皮搖椅也擺到杜鵑花叢前面，客廳看起來空空蕩蕩的，這個公寓，和八年前他們相遇之前的模樣大抵相同。

屋裡只剩下一件物品會讓她想起他。幾個月之前，他送給她一幅藍底的水仙花彩繪玻璃。她站在臥室門口，看著陽光穿透玻璃，斑斕的色彩及圖案映在床墊上。他將彩繪玻璃送給她的那天，她拿著玻璃對著陽光翻來覆去地看，他最後終於握住她的手。「小心點，」他說。「這東西很細緻的，看到上面的軟鉛框了嗎？框子會彎曲，玻璃會破的。」

她實在不懂，當時她對這句話怎麼沒有此刻的認知，沒發現那其實是個隱約的警告。那時候她只是微笑地望著他，說：她知道，她當然明白。

她環顧四周，很快清點有哪些東西已經售出，哪些還留著。上次計算現金箱時，裡面就已經超過七百萬美金。她把錢箱放在腿上，心想，鎮上至少有半數居民都來了，就算沒買，也都看過了這些東西。第一個賣掉的東西就是釣具和他祖父的竹製飛蠅釣竿。他的制服也都賣掉了，托兒所的校長買下最後幾套制服，表示四歲小孩最愛扮演警察，把這些拿來放在角色扮演區裡當道具服，真是再恰當不過。

沒賣掉的東西只剩他的四角短內褲，她打算寄去捐給慈善單位。另外還有一些旅遊雜誌，她當初在他的鋸子後面找到這些雜誌時，還有些吃驚。她突然靈機一動，起身拿起這疊雜誌，走到車道邊。她將最上面一本以碧海藍天和雪白沙灘為封面的《加勒比海兩百大旅館》遞給一個牽著小女孩的男人。「謝謝你們過來，」她說，把雜誌當成劇院的節目單，或像臨別贈禮送出去。

五點十分，她坐到折疊椅上。她記起自己曾經讀過一篇文章，在幾個世紀之前的印第安部落

裡，女人只需將丈夫的鞋子丟到帳篷外，就表示與他離婚。她併攏膝蓋，試著不去理會刺眼的陽光所帶來的頭痛。

她的丈夫在五點二十六分開車抵達。「嘿，」他說。「時間算得很準吧。」

她沒有說話。

他看著箱底朝上的箱子，堆在她腳邊的內衣褲，空空如也的掛衣繩，以及擺在她腿上的箱子。「大清倉嗎？」他說。「今天真是舉辦車庫拍賣的好日子。」

他用怪異的眼神看著她，然後走進屋內，她沒有轉頭看他。她默數，他要花多久時間才會再次下樓來到門口站在她面前。他氣得滿臉通紅，擋住斜陽，餘暉映照在他的頭髮和肩膀上，彷彿整個人都正在燃燒。

「很抱歉，」她冷淡地起身，優雅地指向草坪。「全賣掉了。」然後她緊緊抓著現金箱，順著車道走到街上。她不假思索，踏著單調的步伐邁向通往鬧區的道路，不許自己回頭。

第一部

無法慈悲待人，
怎能期待他人慈悲以對？
—— 愛德蒙·史賓賽，《仙后》

眾人皆知，得以仰望群星，
乃是路面坑洞大發慈悲。
—— 亞歷山大·史密斯，《飽學之士》

物換星移，我已經記不得妳完整的模樣，這似乎是懲罰的一部份，我的記憶隨著時光流轉，日漸模糊。在夢見妳的某個週日早晨，我無法詳細描繪出妳的唇齒，也不確定妳下巴倚在我手中的弧度。

我經常會想像我們坐在明亮的餐廳裡共飲，或是和妳同坐在越來越受歡迎的咖啡專賣店裡。真的，我聞得到咖啡豆濃郁的香氣、白色餐巾的漿味，也嗅得到妳早晨使用的香皂。雖然記不得妳的唇齒，但是我看得見妳臉上綻放輕鬆的笑容，也知道妳用指頭輕輕敲打著馬克杯。我沒有開口和妳聊天，說些「妳氣色好極了」、「妳最近做了些什麼事」，或是「這段日子好慘」之類的話。對話就像妳的唇齒、下巴一樣，不甚明確。從自己不為人知的另一面歸來後，我不知道該如何行禮如儀。

第一章

那一刻來臨之前，她將手放在他臂膀上。「無論如何，」她看著他說，「你都不能停下來。」他轉開臉。「我沒把握自己是否能動手。」

她拿起他的手放到唇邊，親吻他的每一隻指頭。「如果你不做，」她直接了當地問，「會有誰肯？」兩人久久並肩而坐，望向模糊的窗外，眼前是個不甚熟悉的城市。玻璃窗上映著她的倒影，他計算她呼吸的速度，試著緩和自己的心跳來配合她的節奏。沉默讓他的感官逐漸遲鈍，只能茫然盯著床頭小鐘。在最後一刻來到之前，他甚至連眨眼都不願。

他心底湧現的怒氣讓自己都感到驚訝，他將臉埋入她的頸窩，想要記住她的柔軟和氣味。他說，「我愛妳。」

她揚起嘴角微笑。「真是的，」她說，「你當我不知道？」

最後一刻，她免不了掙扎，留在他身上的抓痕宛如烙印。他壓住蓋在她臉上的枕頭，在她耳邊低聲安撫：吾愛，我會盡快趕來陪妳。她的手臂隨著這句話垂下，一切結束。他把臉貼向她的襯衫，開始自己這段邁向死亡的漫漫長路。

麻薩諸塞州威洛克警察局長克麥隆·麥克唐納閉上雙眼，夢想著比斯開海灣，這少說也是當天的第一百回了。警局裡鴉雀無聲，午後的陽光在斑駁的辦公桌上起舞，如果念力夠強，他一定可以營造出想像中的情境。史密森威森手槍沒有卡在他的腰際，窗外沒有山區步道，見鬼了，也許他根本不是克麥隆·麥克唐納。他盡情敞開心扉，放肆悠遊於藍色的海灣美景當中。

他眨眨眼，期待眼前出現普列斯特的海岸線，或是羅亞爾河谷地的芬芳氣息——這種味道的賞味期相當耐久，可以存放在口袋裡帶著跑，然而一張開眼，他卻只看見警局祕書漢娜蒼白的臉孔。「檔案在這裡，」她說。「有人指認他。」漢娜轉身離開，伸手開門時卻停下腳步。「局長，你還好嗎？」她開口問道。

克麥隆搖頭，一方面想清理思緒，另一方面也是表示沒事，讓漢娜安心。他對她微笑，他知道如果自己笑笑，漢娜會打電話通報愛莉，再過半個鐘頭，妻子便會逼他喝下蔘麻白菊草藥茶。

他放下檔案，目光沒離開《高爾採購指南》這本公共安全器材的採購目錄。稍早，他在指南裡偷偷夾藏了一本旅遊雜誌。其實漢娜沒錯，他的確有些不對勁。打從他順應眾人期待，在父親過世後回到威洛克接任警察局長開始，同樣的狀況每年都會發生。他飽受旅行癖好所苦，而且他明白，只不過因為他的姓氏這麼簡單的因素，使他根本無法脫離這個小鎮，這種壓力使整個狀況更形複雜。

威洛克看似與麻州西部其他小鎮無異，簡單的白色教堂、圖書館、警消聯合辦公室、咖啡館，老人家散坐在各處石板凳上，眼睜睜看著自己生命流逝，這就是整個小鎮中心。但是威洛克之所以會和漢考克、達爾頓或威廉斯城這些地方有所不同，是因為若非造化弄人，威洛克的每個家庭都還好端端地住在蘇格蘭。

剛開始，這並不容易察覺。但接著人們會看到鎮上餐廳用來盛裝招牌菜色的不是盤子，而是蘇格蘭大碟，這種厚重耐用的白色陶瓷大碟上通常彩繪著年輕俊美的查理王子²。前去聖瑪格麗特教

2 譯註：Bonnie Prince Charlie (1720-1788)，曾聯合法國、愛爾蘭、蘇格蘭以及英國國內的詹姆士黨人起義重建王朝，雖未成功，卻成為愛爾蘭和蘇格蘭追求獨立的象徵。

堂參加婚禮時，會發現婚禮仍然敵血為誓；在開車駛經蜿蜒巷道時還會發現，漆有麥克唐納姓氏的信箱多到不計其數。

如果有人恰巧到蘇格蘭高地旅遊，就會發現雷芬湖畔有個地方簡直是麻州威洛克的翻版，叫做凱瑞莫爾。

十八世紀初，麥克唐納是蘇格蘭最強大的氏族，勢力範圍由蘇格蘭西側眾島一直延伸到高地本土。高地門戶葛藍寇伊位居兩座險峻崇山之間，往北行就可以來到凱瑞莫爾。儘管蘇格蘭的氏族衝突頻繁，但是凱瑞莫爾地處天然堡壘，易於防守，因此從未落敗。

在蘇格蘭人使用的蓋爾語當中，clann一字的意思為兒童，而氏族——clan，則由親戚所組成，其中有些是遠親，只是恰巧住在同一塊土地上。氏族首領——也就是地主——掌握手下佃戶的生殺大權，但是權力並非和皇室般不受質疑。畢竟首領的屬民是自己的手足、甥姪和表親，這些人獻上對首領的信任和尊敬，以換取保護和照料。

麻薩諸塞州威洛克的克麥隆·麥克唐納，這個名字傳承自他的玄祖父，這位戰功彪炳的家族先人參與了庫羅登戰役。在這場戰爭中，蘇格蘭高地軍隊慘遭英軍擊潰。這個故事，克麥隆在孩提時代不知聽過了多少次，這位玄祖父發現查理王子的蘇格蘭高地軍隊根本無力抵擋英格蘭大軍，於是想盡辦法拯救族人。驍勇善戰的克麥隆頑抗英軍，承諾以生命作為代價，來換取族人光榮退役的機會。結果，他並沒有戰死沙場。庫羅登戰役之後，進入蘇格蘭的英軍燒殺擄掠，第一代克麥隆明白他必須再次拯救族人。

於是，當這位詹姆士黨徒入獄服刑的時候，他安排讓凱瑞莫爾的族人分頭離開，搭船前往美國這個新的殖民地。因此，在大多數蘇格蘭人遭處絞刑或售往西印度群島充當奴僕時，麥克唐納氏族

這一小群人不但保住性命，還到了麻薩諸塞州開疆闢地。

他們找到一處看似家鄉的地方，一樣有群山環繞，也有與其說是湖，不如稱之為池塘的靜水相伴，於是，他們傳了個訊息回蘇格蘭，「Wee loch——小湖³，我們安頓在小湖畔。」

最後，這位蘇格蘭大家長也帶著家人來到美國，將家鄉的土地托付給一名信得過的世叔看管。他們將舒適的蘇格蘭格子短裙換成長褲，傲然升起星條旗，也接受了威洛克這個美式的名稱。同時，這位麥克唐納氏族首領擔負起天生的職責，順理成章，成了威洛克的警察局長。

這個世襲族長榮耀由他的曾祖父傳給祖父再交到他的父親手中，一九九五年，終於落到克麥隆·麥克唐納二世的肩頭。克麥隆成了第一個表示「今非昔比」的人。雖然眾人始終視他為族長，蘇格蘭的記錄也依然如此記載，但是他顯然不覺得自己必須直接為鎮民的福祉負責。鎮上至少有七成以上的居民從來沒踏上過蘇格蘭那片依法屬於他們的土地，幾乎沒有人說話還帶著蘇格蘭的捲舌口音，謔得出蓋爾語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舊習依然難改。鎮上居民雖然沒有古舊的御賜銀碗或皇室敕令足以證明威洛克屬於麥克唐納家族，但不論如何，他們將這塊土地視為自己所有，態度正與祖先聲稱擁有蘇格蘭高地隘口所有權如出一轍。這件事再簡單不過了，他們會生生世世長存於這塊土地之上。

克麥隆·麥克唐納在三十五歲那年才明白自己將會在威洛克終老，至死方能卸下警察局長的責任，然後傳給長子。他對這檔子事別無選擇，也不得不承擔大家長這個令人窒息的義務。在某些死

3 譯註：英文發音近似威洛克。